



它是指引航向的耕海工具书

更是海南渔民世代经营和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佐证

南海《更路簿》，说也说不完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历史的迷雾渐渐散开，古老的渔船破浪而来，激荡着浩瀚南海的万顷碧波。傲立船头的海南渔民手持《更路簿》，向着更远的南方进发，进发。

至少从元代起，《更路簿》的存在和作用就有了具体可考的历史证据。千百年沧海桑田，它竟在航海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重回人们的视野，甚至凸显出比最初作为航海工具书更为重要的价值。

这种被称作“南海天书”的小册子，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蕴含着多少智慧？我们不断追问，得到的答案却是：说也说不完。

命名南海百余座岛礁

南海，数不尽的渔业资源如同一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世世代代海南渔民乘风破浪而来。为了给家人带去富足的生活，他们不顾礁滩背后潜伏着多少危机，用生命和智慧在素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的南海海域，开辟了一条只属于中国人的“黄金海道”。

永兴岛、七连屿、琛航岛……这些隶属三沙、扬名中外的岛礁，在许多潭门渔民的口中仍然被亲切地唤作“猫驻岛”“七连岛”“三脚岛”。代代相传的名字虽然有些土气，却倾注着世代渔民对“祖宗海”的眷眷深情，和航海路线一同清晰地记载在现存仅十余本的《更路簿》上。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告诉记者，《更路簿》最早于元代出现，后在明代流传推广，盛行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是我国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作业时使用的航海手册，记录了南海海域的100多处地名和重要的海洋资讯。其中，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途中所见岛屿、暗礁，以及相关海域的海流速度、天气变化等重要规

律，为后代远航耕海规避了许多风险。

“渔民们还依据自己生产、生活中常见见到的物品形象，赋予南海136个岛礁富有特色的俗名，其中东沙群岛1个，西沙群岛38个，南沙群岛97个。”周伟民举例，为了便于分辨，渔民们按照形状把环礁称为“筐”，把安达礁称为“银饼”，把仙娥礁称为“鱼鳞”，把司令礁称为“目镜铲”……诸如此类的命名既有海南特色又富有生活情趣。

耕海足迹遍布南海

“有了《更路簿》，出海赛神仙”“学会《更路簿》，能当海师傅”“家有《更路簿》，能当好船长”……行走于海南岛东海岸，特别是琼海潭门，文昌东郊、铺前、清澜一带的老渔村里，还不时可闻这样的生动俚语。

《更路簿》之所以能对渔民航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源于它经过实践总结而来的科学性。比如，潭门老船长彭正楷拥有的《更路簿》中，记载了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个海

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这些线路和生产中心，就是海南渔民经过千百年探索，逐步固定下来的“最佳路线”。

内容翔实的《更路簿》甚至会告诉你，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海流情况大致如何，各种海产品储备是否丰富，到该处生产生活是否可行等等，可谓细致入微。

“更重要的是，现存的十几本《更路簿》已经充分反映，南海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沿岸、中南半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海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周伟民说，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而这些作业痕迹更能作为海南渔民经营和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

海上丝路埋下开放种子

这片海域给他们带来太多收获，也曾给他们留下太多遗憾——不知多少海南渔民在作业过程中遭遇不测，家人只能面向南海的方向立起一座衣冠冢，愿他们化作海洋的生灵。

所以，海南渔民从骨子里生出了对“祖宗海”的依恋，也由此孕育出了朴素

的爱国情怀。潭门老船长苏承芬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出海的那些年，每到一处大的岛礁都会找块木板，写上“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插在岛上。

随着《更路簿》的不断完善，海南渔民得以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上，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要为祖国做点什么：通过不断开辟这条捕捞作业的“黄金海道”，让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畅通起来。

于是，在战天斗浪的海南渔民身后，越来越多中国商船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黄金，沿着他们走过的航路，穿越南海行至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国进行贸易；也有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商船携带他们的特色商品，经由这些航线为古老的东方大国注入新鲜血液。

可以说，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用铁的事实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也佐证了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那些傲立船头的弄潮儿，早早地将对外开放的种子，深埋在海南人的心中。一遇春风，即萌芽。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两会特别报道



专家访谈

《更路簿》兼职研究员符史宝：寻访潭门老船长迫在眉睫

■ 本报记者 李磊

“我们必须加快对掌握《更路簿》的老船长的寻访，他们的年纪都大了，否则再过几年这些积累了数百年的航海遗产将随着潭门老船长的离去一并消失。”在采访中，曾在去年被海南大学聘为《更路簿》兼职研究员的符史宝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36岁的符史宝曾是琼海边防支队潭门边防派出所的一名边防战士，自1999年入伍到2005年退伍，他因工作需要与《更路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日常的工作中，他的岗位被称为“南海110”，需要为过往的渔船提供大量航海信息，这就需要符史宝从拥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潭门老船长那里获取航海经验。凭借海南方言优势，符史宝结识了众多老船长，也从他们口中得知了那本南海奇书《更路簿》的奥妙。

去年7月，海南大学聘请符史宝为兼职研究员，参与由海南大学开展的《更路簿》征集和整理工作。

在成为兼职研究员后的几个月里，符史宝与专业研究人员又走访了记忆中的50多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但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船长中只有9人健在，其中年纪最大的已近九旬，最小的也有77岁。

“《更路簿》是古代没有现代化通讯定位技术下，凭借观测在航海中总结的航海经验，渔民们用自己的方言进行记录，如果仅仅通过看书中文书记载，是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的。”符史宝说，《更路簿》的内容中因为含有大量古代方言和古代地名，所以只能通过拜访那些有南海航海经验的老船长，通过他们的口中了解那些文字背后的意义，此外每一位老船长掌握的内容都不一样。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新一代潭门渔民对《更路簿》等流传数百年的传统航海知识几乎已一无所知。

“闯过南海的那些老船长可能并不止这些，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对老船长的寻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累了数百年的航海遗产将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并消失。”符史宝说，参与这项研究并不是大学、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的专利，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这项研究中，特别是潭门本地人，他们对潭门渔民特别是闯过南海的那批渔民的了解比外地人要多得多。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四日，琼海市潭门镇帆船时代的老船长。由左至右依次为：吴淑茂、陈胜元、伍书金、杨庆富、李瑞良、伍书光、苏承芬。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传承现状

潭门有座更路簿博览馆

■ 本报记者 蔡倩

原始的《更路簿》已让位于先进的卫星导航，但《更路簿》承载的义无反顾的开拓精神，却以另一种形式传承。在琼海市潭门镇墟，你能看到新的“更路簿”——返乡青年王振忠所创立的海洋工艺品牌。近日，王振忠还在家乡建起一座更路簿博览馆。

“我爷爷用《更路簿》指引过小帆船，我父亲用它指引过机动船，我也继承了开拓精神，打造我梦想中的‘更路簿’。”王振忠说，《更路簿》是潭门航海文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将展馆命名为“更路簿博览馆”寓意深刻。

记者了解到，更路簿博览馆位于潭门镇九吉坡工业区的更路簿工艺产业园内，占地约1000平方米。博览馆分为东沙馆、西沙馆、南沙馆及更路簿历史博物馆4个馆区，其中更路簿历史博物馆最能体现潭门的海洋文化。

王振忠一家可谓“航海世家”，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老船长，他从小就聆听着前辈们的闯海故事长大，对潭门千年的航海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在展馆中摆放了他精心收集的很多老一辈潭门渔民流传下来的有特色、有时代意义的航海文物，其中就有他爷爷亲手制作的指南针。

除了手抄本的《更路簿》、石头磨制的指南针等航海工具外，更路簿历史博览馆里还陈列着100多年前潭门渔民捕鱼所用的工具箱、竹筒制作的潜水眼镜、宰鱼刀具、绑着绳索的渔钩等工具，令许多游客大开眼界。“用竹子制作潜水眼镜，多么有智慧！如果不是这些工具，我真的很难想象几百年前，渔民们是怎样在南海劳作的。”来自湖南的游客刘尧机趴在展览柜上看得目不转睛。（本报嘉积3月6日电）

从2006年首次揭秘《更路簿》，海南日报十年痴心如初

让更多人读懂“南海天书”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撰到十二更，便半转回乾撰已亥，约有十五更。”这段文字，是《更路簿》上的一段文字，对外人来说，犹如天书，可对世代代在南海深耕的渔民来说，这是他们的航海针经。

作为海南最重要的地方文化展示平台，从2006年12月海南日报文化专版《海之南》首次介绍鲜为人知的《更路簿》至今，海南日报一直持续关注报道和整理挖掘有关《更路簿》的故事，多次报道并收集

和保存了一批原始口述资料及珍贵图片。

用一年时间寻找《更路簿》

笔者最早接触《更路簿》是在2005年。潭门渔民，是海上渔民的一个特殊群体，自古以来，琼海潭门、文昌清澜一带的渔民就耕耘在西沙、南沙，在中国最南端广大的海域劳作，在没有导航的年代，渔民是靠什么驾船行驶在祖国的万里海疆，一直是我所好奇的一个问题。

在和许多老渔民接触的过程中，得知

在每一个船长手中，都曾有一本南海航线图，当地渔民称它为南海更路经或南海水路经，可是，虽有听说，但一直没有见到。那段时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往潭门跑，时任潭门渔民协会会长昝邦奋，他对《更路簿》了解不多，但是每次去他都会把我带到一些老船长、老水手、老轮机长的家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9月，终于在潭门镇文教村老轮机长苏承芬老人的家中，找到《更路簿》。记得当时老人拿出一个一米多长的细铁桶，一个小盒子，还有一个塑料包裹，看上去这些东西已经封存很久：细铁桶已经生锈了，塑料包裹上也有一层灰尘。打开细铁桶，里面装的是三张不同版本的西沙南沙地图，而那个小盒子打开盖子之后是一个罗盘，塑料包裹里便是《更路簿》。

协助专家为《更路簿》申遗

经过认真的考证、梳理和修改，在2006年12月18日和25日，海南日报文化专版《海之南》分上、下两期，介绍鲜为人知的《更路簿》，详尽揭露海南渔民在西沙、南

沙的闯海人生，详细介绍了《更路簿》历史、由来和意义等。刊登文章的当天，笔者便接到来自多方的电话，几乎都是民间对《更路簿》的关注人士。当时，在琼海，还专门开了一个研究《更路簿》的小型研讨会。

就在当月底，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符策超找到笔者，表示将把《更路簿》申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笔者又在琼海潭门、文昌清澜、东郊一带，做了将近一个月调查，再次全面收集《更路簿》资料。2007年4月，我省开始着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项目在2008年通过国家批准，正式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此之后，海南日报记者张杰、宋国强也多次深入到琼海、文昌、三沙等地，收集和拍摄大量的与《更路簿》相关的图片资料。

近年来，随着《更路簿》研究和保护力度的加大，我省《更路簿》保护团队日益增强，从专家学者、民间人士、文化机构到媒体网站，正逐渐形成一股合力，也期待这份关注能照亮“南海天书”未来的保护之路。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海南日报版面。

